

新市景·大众写

一门修旧手艺的坚守

疏天奎

王串场三号路是条窄窄的小街,汽车进不来,只有自行车偶尔摇着铃铛穿过。汪璐的理汇堂就开在路边,门脸不大。理,美玉;汇,汇聚,寓意美好的事物汇聚一堂。

他干这行二十年了,起初只是喜欢:看着收来的老物件有损坏,从心底觉得可惜。文玩核桃摔缺了尖儿,手串散了绳,旁人觉得没了价值,他却舍不得扔,一点点琢磨技巧,拜师学艺。修鸟笼、修核桃、雕玉石,每样手艺他都专门拜过师认真学习过。

修复从不是简单的事。每个东西损坏的程度不一样,修复方案就得一件一件单独琢磨。核桃裂了就补裂,尖儿摔缺了就填补或是镶嵌金丝;木雕碎了就得找同材质、同颜色的木料,手工雕刻之后做旧上色。每步都靠手、靠眼,更靠经验。

他最难忘的,是邻居送来的那尊泰国黄杨木镂空大象。搬家时摔碎了,邻居急得差点哭出来。汪璐请来老师傅帮忙,找同款木料,拼接碎片,打暗钉加固,再一点点手工雕刻,光修复就花了一个月。用他的话说,“咱修的不是钱,是人家对物件的感情。”

有些物件本身不值钱,客人却坚持要修——那是家里老人传下来的念想。他曾修过一个传下来的老首饰盒,照着原样补缺、加固、调色,全程不敢破坏原有的包浆。“修旧如旧”这四个字,是他一直守着的规矩。

说起手艺传承,汪璐满是感慨,眼看着能沉下心学手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。市面上九成五的橄榄核雕刻都是机器批量做出来的,但走刀的力度、纹样的气韵、细节的分寸拿捏,终究得靠人的手眼心配合才能出味道。说到这里,他摇摇头:“学手艺很费劲,很枯燥,还没有经济回报。可都用机器代替了,这些手艺就没有传承了。”

但让他欣慰的是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理汇堂,重新认识物件修复手艺。如今审美也变了,以前以大为主,现在以小为精。“其实物件就是一个陪伴。”汪璐说。一颗核桃陪了人二十年,摔裂了主人都心疼,修好之后,还能再陪下一个二十年。这份陪着人的心意,机器做不出来,快钱也买不到。

在什么都讲快的年代,还有人愿意为一道裂痕琢磨半天,本身已经很难得了。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,落在那些老葫芦、旧手串上。汪璐又坐回工作台前,拿起核桃对着灯端详。一锤一凿,一线一锯。他修的是物件,守的是技艺,暖的是人心。

星期文库

修补巷的工匠故事之二

虾,比如蝌蚪和大大小小的水虫。小动物们生活在这种甜美的环境中,一个个又精神又矫健灵活,做出种种惊险的表演,令我和弟弟们百看不厌。我们常常一逗留就是一个小时以上。

不久我们就发明了用竹叶做成小船,让小水虫坐进船里漫游的游戏。黑色甲壳的水虫很难捉到,即使捉到了一只,它也不肯老老实实地待在“船”里面,要么将船弄翻跑掉,要么根本不愿进去。我们好像一次都没有成功。这些自由动物对我们人类的游戏不感兴趣,它们有更高级的游戏。瞧,这些水虫比什么船的速度都要快很多倍,而且不论身体的大小,它们时刻都在相互竞赛,拐弯和回旋真是无比优美!我们看得张大了嘴,发出“噫呀!”的尖叫。我们除了佩服还是佩服,于是自然而然地放弃了让小水虫们坐船的计划。

在下山的路上,我们时常会一愣,高叫:“又一个!”又一个什么?当然是发现了一湾新的山泉。它被草叶遮盖着,仔细听,就会听到细小的流动的响声。

句没写,许诺等他考中科举,再把剩下的诗句补齐。姜唐佐不负期待,不久考中举人,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。可当他拿着扇子去找苏东坡补题剩余诗句时,却得知苏东坡已在北归途中病逝。

准备离开书院时,看到路边草地立着一块“随形石”,上面刻着苏东坡的句诗: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黄州、惠州、儋州,既是苏东坡人生中的流放之地,也是他贴近百姓、普及儒家文化、改善民生、建立人生真正“功业”的地方。我抬眼望向远方,隐约看到苏东坡头戴斗笠、脚穿木屐的塑像。隔着遥远的时空,我们仿佛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交流,那一刻我忽然领悟: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,从来不是永不坠落,而是在坠落之后,依然能重新升起,绽放出更动人的光芒。

我从曾经的向外求索,渐渐学会安守内心。

我想,未来的某一天,当我牵着孩子的手,指着飞驰而过的轻轨告诉他,爸爸当年是坐着晃晃悠悠的长途班车来到这里的,他或许不会懂。但没关系,窗外的风懂,那一声声“丸子热乎的”叫卖声懂,天南地北的人们也懂——这就够了。

毕竟,我心安处,便是吾乡。

当然,两个瓜一天天长大,一天天变得好看。小种南瓜,只长到比饭碗大一点就停止生长了。星期天早上不去学校,外婆给我那把小小的菜刀,让我去摘一个南瓜回来做菜。我高高兴兴地蹲下来,拿刀在南瓜柄上用力砍了几刀,那柄就断了。但因为我没用手托住南瓜,它就滚下了坡。天呐,那

在山间

残雪

么好看的南瓜摔成了两瓣。我伤心,外婆就安慰我。

除了南瓜、丝瓜和豆角等这些奇迹般的栽种经验之外,更美的事就是同山泉相遇。岳麓山似乎到处是山泉。一股溪水从石头缝里流下来,只要碰到一个小小的凹处,就聚成一湾山泉,清澈见底的活水汨汨流动,水里总可以找到一些好朋友,比如小鱼小

郊(并引)》,意为“先生喜爱这里”。大厅中央塑有三尊像:面带微笑的苏东坡端坐正中,身前是躬身作揖的黎子云;身旁侍立着他的儿子苏过。望着眼前的塑像,不难想见当年苏东坡讲学的情景:没有教材,他就自己写教材和讲义;学生少,他就挨家挨户去说服

儋州访东坡

张景云

家长。通过不懈的努力,这里渐渐有了读书声,一批又一批目不识丁的农家子弟走进学堂,离开时已变得知书达理、目光澄澈睿智。

在这些学子里,有个叫姜唐佐的琼州书生。为了鼓励他,苏东坡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一首诗:“沧海何曾断地脉,白袍端合破天荒……”故意留下两

我心安处是吾乡

胡中飞

拖着长长的胶东口音吆喝:“丸子热乎的……”其他生意人操着各地口音此起彼伏地叫卖,让我真切感受到这里的包容与热情。这里没有喧嚣浮躁,只有清静祥和的日常,也让

芒种,一个最热烈、最紧迫、最见天地节律的仲夏节气,从农耕时代起便深入人心。若用一字写尽芒种,便是“忙”。

唐代元稹诗云:“芒种看今日,螳螂应节生。形云高下影,鸪鸟往来声。淅沼莲花放,炎风暑雨情。相逢问蚕麦,幸得称人情。”一派仲夏物候、农家烟火,尽在眼前。宋代陆游更写得真切:“时雨及芒种,四野皆插秧。家家麦饭美,处处菱歌长。”还有范成大写江南梅雨里的耕稼:“梅霖倾泻九河翻,百渎交流海面宽。良苦

忙而不茫

晓奕

吴农田下湿,年年披絮插秧寒。”道尽农人抢种的辛劳与执着。

芒种之忙,南北有别、节律分明。“栽秧割麦两头忙”,是三夏时节大江南北的真实写照。古人早把这份节律写进诗里。李颀吟“四月南风大麦黄,枣花未落桐阴长”,是北方麦熟景象;李白歌“荆州麦熟茧成蛾,缲丝忆君头绪多”,是南方蚕麦俱熟的烟火。一南一北,一黄一绿,一收一种,共同拼成一幅中国大地的芒种长卷。

在小孩子的眼里,什么样的住宅和社区是好的?六十多年前,我随家人从长沙城里的《新湖南报》的大洋房,搬到岳麓山下的两间旧房子里,对我来说,这一搬迁的真实影响是什么?我常想这件事。我必须承认,是岳麓山和清贫的日常生活塑造了我的性情。有些事是永远忘不了的,比如我从小对于山的情结。我们在山上爬来爬去找东西吃,滚来滚去体验那种亲近感。那时我们就知道了,山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,我们可以在她的怀抱里尽情探索,找到自己最想要的、也是最纯净的快乐。

住在山坡上,到处都有奥秘,一种全新的体验。比如外婆在坡边种下了三棵南瓜,我们天天去观察,终于看到它们爬藤了,开花了。但是母花很少,三棵南瓜秧只开了两朵母花,于是搞人工授粉。外婆摘了公花让我去仔细地操作。工作完成后我就开始幻想——等着结瓜吧。我每天从学校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我的瓜长大了没有。

走进位于儋州中和镇的东坡书院,空气中隐约觉得有淡淡的书卷气息。穿过大门,一座重檐结构的亭子映入眼帘,这便是当年苏东坡会友议事的“载酒亭”。

我站在亭中环顾四周,试图还原苏东坡初到此处的情景:那时这里没有读书的课堂,更没有读书的孩子,这让满腹经纶的苏东坡非常失望,决定克服困难办学堂。一次,当地一位官员邀请他去拜访儋州乡贤黎子云。席间有人提议,众人出钱出力,在此修建一座讲堂,供苏东坡传播中原文化。苏东坡欣然应允,随即与众人一道捐资出力,讲堂很快便建成了。苏东坡借用《汉书·杨雄传》里“载酒问字”的典故,为讲堂取名“载酒堂”。

穿过“载酒亭”,后面就是书院的主体建筑“载酒堂”。门楣上高悬着“先生悦之”的匾额,四字出自苏轼《江

结婚后,我把家安在了爱人的老家汉沽,这里也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刚来时,我连东南西北都辨不清,更搞不懂几纬路、几方块的地名。后来才知道,这些道路与区块的命名是遵循着由南到北、从东到西的顺序排下来的,每一个住宅区块都有好听的名字。

这里的八大筐、腌咸鱼、晒干虾等传统美食独具风味,是当地文化在味蕾上的独特印记;海鲜街则是鲜活文化的生动展台,每日拉海鲜的小货车穿梭往来,刚捕捞的新鲜海产品带着渤海湾的潮气与腥咸,在嘈杂的叫卖声里,转眼就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美味。当我品尝着八大筐的地道、汪子虾的鲜香、茶淀葡萄的甘甜时,能真切感受到人们对生活的热爱、对家乡的坚守。这份情感如同暖炉,让我体会到久违的归属感。街头巷尾间,作为非遗代表性项目的飞镪鏊鏊作响,那有力的节拍似是当地人生命力的奔放与呐喊。

真正让我扎根下来的,是这里烟火气里的慢生活。市场上的海鲜和水果物美价廉,门口卖丸子的大姐总